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伪满洲国史料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伪满洲国史料（二十五）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新
解
讀
PDG

伪满洲国史料目录(二十五)

日本内幕	一
日本军部与法西斯蒂	一六一
满洲伪国	二四七

日本内幕

貌全的略侵露揭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購於古彭城

觀齋

美約民
翰民
耕尉
塞尉
國著譯

行發社譯海上

譯者卷頭語

本書原著者爲美國週遊世界三萬里。曾任芝加哥日報之名記者約翰耕塞氏所著亞洲內幕之日本第一課。評述日本政治、經濟、宗教、軍部、財閥、與蓄意製造戰爭各動態。其結論謂「所謂強大而危險的日本。被列爲三個『沒有國』中的第三個國家。」他說歐洲一旦爆發戰爭。他們是同一性質之戰爭。日本德國和意大利他們是同盟國。假使大戰降臨時。我們對於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忽略的。現在被反軸心國家全部擊潰。其預言果驗。

著者以客觀的立場在特別收獲環境之下。來窺探的對偉大的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決抗戰。日本將來要自大陸放下武器的。反觀日本各部門的動態。與蓄意侵略的史實。是種下戰敗的主要因素。自食其果罷了。

今特摘譯日本第一課之全部。取名日本內幕。以應讀者之先睹爲快。匆促付刊。舛誤之處。在所難免。幸讀者諒之。

【附啓】著者原書在陷區爲絕對之禁版。今我國抗戰勝利。天日重光。於此書可以窺見日本蓄意侵略的全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一日出版

目次

第一章 神祕的日本天皇

- (1) 亞洲大陸周遊的開始
- (2) 天皇的登極
- (3) 天皇的私生活
- (4) 天皇要和平
- (5) 天皇的財富
- (6) 天皇的家庭
- (7) 現在誰在利用天皇
- (8) 奇怪的名稱——「他們」
- (9) 西園寺公及其他
- (10) 神聖的大本營

第二章 日本第一課

- (1) 中國送給日本的禮物
- (2) 中國和日本的比較
- (3) 日本人的性格
- (4) 自殺方法
- (5) 動物和女工同樣是俘虜
- (6) 出口暴減爲日本經濟衰落的主因

第三章 所謂日本的軍部

- (1) 陸軍本身便是法律
- (2) 一面作戰一面作文
- (3) 少壯派和關東系
- (4) 傳奇人物土肥原
- (5) 杉山元松井及梅津
- (6) 日本的海軍人物

第四章 日本法西斯究竟到如何程度

(1)平沼是怎樣一個人 (2)法西斯主義在日本 (3)近衛文磨公爵 (4)貴族院
有四類議員 (5)宇垣及外務省 (6)可人兒廣田 (7)極端份子的一羣 (8)方
興未艾的松岡洋右 (9)立於這時地位者

第五章 日本的五大財閥

(1)可怕的巨無霸 (2)財閥之尤——三井 (3)三井與軍部 (4)三菱財閥

(5)其他三個財閥 (6)新興財閥鮎川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1)陸軍政客與財閥的三角爭權 (2)岡田的逃生 (3)叛軍的救平 (4)日本的
政治暗殺案

第七章 日本蓄意製戰爭的因素

(1)日本的外交政策 (2)田中奏摺 (3)滿洲的各方面 (4)九一八 (5)不宣
而戰 (6)用心計用體力用鋒利的眼光 (7)防共公約

第八章 「滿洲國」的豚鼠

(1)溥儀沐猴而冠 (2)軍部的實驗品 (3)世界上唯一的末代王 (4)鄭孝胥與

張景惠





第二章 神秘的日本天皇

第一節 亞洲大陸周遊的開始

日本天皇是神聖的，所以不僅爲一國的元首。他本身「就是」國家。正統派認爲主權寓於天皇人身而非操於政府的任何機關。天皇與人民是合一的。不僅天皇，就是所有日本人都自以爲是傳自神胄或半神胄。天皇乃御世神明，萬民之父，把整個民族結合於其尊嚴、超人和光耀的身上。

一談到日本天皇之神特性一個問題時，第一，我們立即會陷於神祕之中。但若我們不把天皇的地位弄得清楚，就無法明瞭日本，而日本天皇的地位，大半因爲含有宗教的因素，又遠較西洋任何君主的地位爲崇高。第二，我們會得罪日本人，因爲在他們看來，天皇是不能作爲描寫的對象的。

忠君愛國的日本人，對於天皇的敬畏，是當代政治上絕無僅有的現象。這種現象在西洋人看來也許是難以解釋的。但是大多數西洋人，凡是承襲亞里斯多德和牛頓的傳統，信仰科學研究的真理，信仰思想自由，信仰經驗的合理性者，在日本的神祕性中會發現更多難以解釋的事物。我所

謂神祕性者，並非指自欺而言，而係指一個民族任意接受純理判斷所不能接受的現象的那種本能。

這是事實：大部份的日本人民非常尊崇他們的天皇，但是他們不容易見到天皇；因為天皇很少出外，就是偶然達到參加國家盛典出巡的時候，他們也都該垂下眼簾。嚴格地說，他們是不許直視天皇的；這種習慣起源於一種神話的信仰，以為直視天子要成為盲人。

天皇的肖像流傳甚少，他的臉上蒙着流蘇和薄紗。天皇出巡的時候，即使在國內經過數百里的遠程，一路上兩旁的窗簾必須下垂，警察們是多麼忙得不亦樂乎！

沒有一個人可以往下望一望天皇。東京新警視廳的高塔到現在始終沒有完工，便是因為發覺從塔上可以望到御花園。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警視廳禁止莎士比亞名劇哈姆萊脫（Hamlet）的上演，因為「其中所含有危險思想，易於促成忠君行為的反對。」

一九三六年時代週刊（Time）曾把天皇的肖像採作封面。編輯先生被迫通告讀者，不要倒持該期雜誌，或在上面放東西。有一次漫畫家克路裴（William Gropper）在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上繪了一幅天皇的漫畫——其實並不怎麼挖苦，嚇日本駐美大使便立刻提出嚴重的正式抗議。幸福雜誌（Fortune）的日本版，在日本被禁，是因為封面上印了國徽菊花。（奇怪的是，菊花徽原有十六瓣，而幸福雜誌所印的却僅有十五瓣。這或者是故意弄錯的，以圖避免得

罪，但是法子雖巧妙，究竟還是不行。）

有沒多少時間以前，有位皇族中人游歷偽「滿洲國」，住在瀋陽的大和旅館。他把四層樓全部包下來，因為那一層最舒服；於是五層樓只好出清旅客，以免有人在上往下的看。

一位著名外國大使和他的日籍書記於參加御遊園會之後，向他書記問起關於天皇的儀容，這原是善意而且極平常的事。然而他的書記竟拒絕答覆，以為答覆將褻瀆天皇。

某次御駕參加鄉村某一典禮，有個交通警察因為把路指示錯了，便羞憤自殺。

醫生不許觸着天皇的父親或祖父的身體，除非戴上絲手套。傳說御裁縫為前皇縫衣，必須遠遠地量裁，不可近身。

一位著名法理學家美濃部達吉博士，曾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政治學凡三十年之久，經人發覺他在二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中，說過皇位不過是政府的一個「機構」這句話，便被革職，險些兒遭人暗殺。

上面所說的，是從許多故事中選出來的幾個例子，已足以看出一些圍繞着天皇周遭的氣氛之熾赫和難以理解了。我們必須把這種氣氛下以界說。但是，作者決無觸犯日本人感情的意思；本書的這一章是帶着應有的敬意下筆的。天皇是日本命運之活的象徵、標記和人格化，而日本的命運也許可以成為大部份亞洲的命運，因此尤須有詳盡公正的研究。

我們就以日本天皇來開始我們的亞洲大陸的周遊罷。

第二節 天皇登極

皇上裕仁，在日本一脈相傳的世系中，爲第一百二十四代的天皇，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十時十分生於東京。他曾到過歐洲去留學。一九二二年，當他的父親病革時出面協政。一九二四年，他與良子郡主結婚，生了六個子女。一九二六年聖誕節，裕仁即位，一九二八年正式登基。

據日本神話及歷史所載，二千五百九十九年以來，日本只有一個朝代，所以用不到皇室或朝代的名字。裕仁是天皇的本名，含有「寬大」「仁慈」之意，第二個字「仁」，爲多數天皇所採用，只有第一個字變化。在日本，沒有一個人可用「仁」字取名；法律雖無明文禁止，習慣却是如此。據說有一個荒僻地方的農民，曾把他的兒子取名「裕仁」；及至他發現這是天皇的名字，就將全家殺死，自己也切腹而亡。

天皇登基以後，立刻另取一個名字。在他活時，這是他的年號；在他死後，即以這名字稱呼他。例如，前代天皇即裕仁的父親，生時取名爲嘉仁，現在被稱爲大正——即他的年號。當今天皇的年號是昭和，意思是「昭彰和平」。在他歸天以後，他的統治時代將被稱爲昭和朝；他自己將被稱爲昭和而不稱爲裕仁。日本的紀年是以這種時期計算的：一九三九年是昭和十三年。

日本人從不以名字來稱天皇。直呼其名將爲褻瀆。事實上他們如果可以避免提及他，總是避

免的必不得已時，他們只稱他爲天皇，或稱爲「陛下」或「天子樣」。天皇死後被稱爲「先主」。那是一個謚號。當然他死後日本人還是繼續尊敬他而且真的崇拜他，像對他們的先祖列宗一樣。

“Mikado”（帝）一字在日本是從來不用以指稱天皇的。以 Mikado 一字來指稱日本天皇完全是外國人的用法。照字義上講，Mikado 的意思是指具有尊敬語頭的「門」字，即所謂「御門」和我們說“Sublime Porte”的意思差不多。日本人有時以「帝」（Mikado）字來間接指天皇的化身，猶如在倫敦“The Court”（朝廷）來指喬治六世一樣。但他本人從不被稱爲 Mikado。

天朝自己都難得寫自己的名字，事實上，在一八六八年以前，聖旨上從不用天皇具名。現時天皇偶而用日文裕仁兩字署名在公文上，但通例用的是御璽，而非簽字。官報上公佈法律時，以「御名」兩字來表示「御璽」。有一兩次送勳章給外賓時，天皇曾用英文簽名。

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世所罕見的速率突然重入於世以來，有過三位天皇。那位從幕府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虛名而掌實權的「維新」的天皇，名字叫睦仁，現在被稱爲明治。他是當今皇上的祖父，爲亞洲的一位偉人。在位凡四十四年——從一八六七年起直至一九一一年——煥赫一時。他的兒子嘉仁即大正，乃是現今皇上的父親。

當今天皇裕仁的世系，並不止這三代。這個世系一脈相傳，直可追溯到二五九九年以前，即西歷紀元前六六〇年開國元勳神武天皇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再追溯到神武以前，因爲他是日本

主神天照女神第五世玄孫，而天照女神本身又是其他神明的後裔。據一個描摹入神的傳說，天照女神遣神武到日本建立「她的」優秀人民的王朝，這當然純粹是神話，因為日本歷史有文字記載是始於西歷紀元後第五世紀之後。但如果一個日本的歷史家說這種話，那就會打破飯碗問題。在於正統派的日本人，明知這是神話，還是相信這神話是真的。例如神武登極「那一天」（西歷二月十一日）即作為日本的一個重大紀念日。

日本的皇朝從未中斷過。綿延迄今，已達二千五百九十九年。原因之一是在日本人的繁育。其次是螟蛉子在日本的法律上與親生子處於同等地位。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從前的天皇都有許多妃嬪，一夫一妻制到一八八九年才確立，無論如何，今日皇室的支派不下於十五之多。女子雖不能繼承皇位，但絕無斷嗣的危險。值得注目的倒不在於皇子皇孫的綿延不絕，而在於朝代之從未篡奪或被推翻。數百年來天皇雖是有虛名無實權的人，但沒有一個日本的將軍或大臣敢改朝換代。

日本的天皇並不是由他人加冕的，他們僅繼承寶位，皇冕根本沒有。新皇登基後，即頒第一道詔書。就像當今的天皇裕仁登基的詔書，是這樣開始的：

「朕承先皇德澤，繼承萬世大寶，統攬全國治權，今已繼登九五，決遵國家法典，光大列祖聖德，確保光榮傳統。」

與加冕典禮相類的，乃是繼位以後在舊都西京舉行「御大禮」（登基禮）和「大嘗祭」。

(告饗禮)這是世俗儀式和宗教儀式的混合——正像英皇在威士敏斯特寺的加冕禮一樣，但是宗教的成份比較要顯著些。

在這個大典禮開始時，天皇先走近一座簡小的神社，「詔告祖宗，業經登基。」然後他穿着深橙色的御袍（這是日出時最初的顏色），傾聽首相宣告登基。那場面非常盛大，在歐洲甚至亞洲皆無其匹。「以頃告於天者昭告於世。」最後，天皇獨自祭天，奉獻犧牲於神，以乞豐稔，並於沐浴淨身之後，獨在小屋中默禱上蒼。

在舉行儀式時，有三件法器象徵皇權的神聖，即天照女神賜予神武作為主權徽號的鏡、項圈和劍。其中以鏡為最神聖，因為在鏡子裏面可以看到太陽的靈魂；就是天皇也不得照這面鏡子。此鏡放在一黑匣中，外裹白緞，保存於名古屋附近的伊勢大神社裏。但有一件複製品藏在東京一座叫做寶所的宮中。據神史所載，這面鏡子是古代戰時的法寶，其反光可以捉住太陽威武兇猛的眼睛，照瞎一切敵人。

項圈係寶石所綴成，頗像我們的串珠，現存於東京。寶劍現在只剩了複製品，原劍已經在封建時代的戰爭中「遺失」了。新皇就位時，他的第一個特權是接受掌管複製品的劍、複製品的鏡和項圈。這三件東西都是日本的神物，他帶着到西京去登基；但是原鏡從不離開伊勢神社——那裏是日本最神聖的地方。是在西歷紀元後三年，由一位天皇放在那裏的。

伊勢神社中供奉着天照女神，每當國家大典時，天皇便去朝拜；他遇有重大事故時，照例到那

裏去昭告天照女神。如爲他的父皇死後，以及到歐洲去留學前後和良子結婚以後……諸如此類，他都去過；如果日本對外宣戰，他又得再去。內閣閣員或其他大官就任後第一件大事，便是立即到伊勢朝拜告訴天照女神他們的受命。前幾年有位姓森的閣員，在朝拜神社時，不經意地用手杖去挑神幕，犯了褻瀆聖物的大罪，他因而被人暗殺，而兇手反被稱揚爲英雄。

幾個月之前，我曾立在東京明治神宮的進口處附近，看日本人祈禱，真是一件有趣不過的事。那是一個雨天的下午，婦女們穿着和服，老紳士們穿着禮服，沿着光潔的草地走上砌成蜂房似的碎石路，呆呆地立在雨中。他們的祈禱都是在戶外做的。這班善男信女走近時鞠躬合掌，這是召請他們欲與之交談的祖先的幽靈。然後以簡短急促而可以聽到的聲調和他們的祖先幽靈低談一會兒。再鞠躬，丟些銅幣到草墊對面，三鞠躬，後退。

我初到日本時，曾經發出一個自以爲很簡單的問題：「如果天皇本身是位神，他向誰祈禱呢？」當然他是向他的先人祈禱。但我無意之間又提出了一個複雜的神學問題。天皇自身是否確爲一位神？當然他是神聖的，但他是否爲一位「神」？權威的答案，是人各不同。據有些正統派的日本人看來，他本身毫無疑問的是一位「實在的神」。有些人僅說他在日本人心中是「日本天下最高的存在，猶如上帝在多神論者看來爲宇宙中最高存在的一樣。」

日本的國教「神道教」是一個極難下界說的概念。最近政府曾特設一委員會，費了三年功夫來企圖解釋它，但這個嘗試終於放棄了。就本質言，它是對日本民族本身的一種崇拜。其存在有